

沈从文 | 湘西之蛊

xiang xi zhi gu



大一师一寻一踪

DA SHI XUN ZONG



● 神巫神秘

● 苗女多情

● 文人寂寞

● 土匪骁勇

● 山水妩媚

● 风情奇诡

陶方宣 著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沈从文：湘西之蛊 / 陶方宣著.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1.3
(大师寻踪丛书)

ISBN 978-7-80219-839-5

I. 沈... II. 陶... III. 沈从文 (1902—1988) —生平事迹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48837 号

图书出品人 / 肖启明

出版统筹 / 赵卜慧

责任编辑 / 万方正

书名 / 沈从文：湘西之蛊

SHENCONGWEN: XIANGXIZHIGU

作者 / 陶方宣 著

出版·发行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地址 / 北京市丰台区右安门外玉林里 7 号 (100069)

电话 / 010-63292534 63057714 (发行中心) 63055259 (总编室)

传真 / 010-63292534

Http: //www.rendabook.com.cn

E-mail: mzfz@263.net

经销 / 新华书店

开本 / 16 开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印张 / 14.5

字数 / 180 千字

版本 / 2011 年 4 月第 1 版 201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刷 /

书号 / ISBN 978-7-80219-839-5

定价 / 29.80 元

出版声明 /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孤独的灵魂_____陶方宣

常常在午夜时分，半躺在床上总是睡不着，想找一本书催眠，目光在书橱里逡巡，掠过那些热门的、畅销的书籍。犹豫再三，伸出去的手最后还是停留在《沈从文全集》上。

遥远的一年秋天，得到一本沈从文小说集《神巫之爱》，一幅瑰丽的画卷在我眼前徐徐打开：神奇的湘西，诡异的生活方式和风情民俗；那些美丽如山妖一般清秀脱俗的女孩子——翠翠、三三、萧萧、夭夭，她们采蕨或绣花，摆渡船或守碾坊，爱一个人可以不惜一切为他殉情而死，为验证自己的真情可以心甘情愿上“尖刀坑”，或者去沉潭，都是一些佩戴银饰的苗女。在湘西，苗女多会放蛊与罡仙，男人则喜好杀人、落草为寇做土匪，还会赶尸，将死在外地的故乡人，百里千里赶尸还乡——奇情异事与妩媚山水交织在一起，千古隐秘令我惊讶，并生出神往之心，我的几次湘西之旅就将这一切尽收囊中。

当然，小说是语言的艺术，首先打动我的还是沈从文的语言，那是优美空灵的诗歌语言——比如他的小说开头常常是：“初八的月亮圆了一半，很早就悬到天空中。”或者是：“落了春雨，一共有七天，河水涨大了。”优美的语言讲一个优美的故事，用小说写着一首首诗篇，类似唐诗中的绝句或宋人小令，又恰似中秋初凉的夜月或冬夜火锅旁女儿红的微醺浅醉，我无法拒绝这种唯美文字的诱

惑，很多年里很多时候，一直入了迷地喜欢沈从文，沉缅其中不能自拔。

岁月渐长之后，我慢慢体味到沈从文文字背后的孤独，是的，那颗孤独之心在人世饱受煎熬——这样的事是发生在建国之后，面对轰轰烈烈的伟大时代，他像一只惊弓之鸟无所适从无处可逃。当然，他完全可以不必这样，不要他厚着脸皮贴过去，只要他稍稍有所表示，立马会成为大红人——与他有患难之交的湘西老乡丁玲位高权重；他资助过的湘西文学青年，成为新中国的文化部长；甚至他在青岛时辅导过写作的女生李云鹤，后来改名江青，成为“文革”风云一时的“旗手”。“旗手”对她的沈老师满怀虔敬，甚至到他家来量过他的身腰尺寸，说是要给他织一件毛衣。但是，他这个上不了台面的人最终还是拒绝上台与“旗手”坐在一起，那个座位一直空着，而他，宁愿坐在一个偏僻的角落。他后来放弃最心爱的写作，到故宫去当解说员，研究坛坛罐罐花花草草，甚至去扫女厕所，将那个厕所打扫成“全北京最干净的女厕”。没事时，他就一个人站在午门楼上眺望苍茫的北京城——我从心底认同他这份与生俱来的大孤独，这其实就是我，我老到70岁、80岁，一定会成为沈从文这样孤独的老头——我打心底厌恶那些喜爱花红热闹、不学无术、咋咋呼呼的家伙，他们的存在总让我想起鸡鸭之类的家禽。而像另一些动物，狼、狮子或者豹子，它们则永远孤独地生活在深山老林，直至孤独地死去。

写到这里我忽然明白自己为什么如此热爱沈从文——因为我的孤独与他的孤独如出一辙，道理再简单不过，两个孤独的人在一起，孤独将不会存在。

目 录

第一辑 神巫神秘

辰州符与辰溪砂

阿普蚩尤的巫术：赶尸

涂满生漆与桐油的鬼店

苗女的诱惑：放蛊

湘西的迷惑

神巫之爱：罡仙

罡仙的分支：落洞花女

第二辑 苗女多情

爱情这个魔鬼

美丽忧伤的九妹

紫绸衣下的苗条与柔软

第三辑 文人寂寞

卖马草人家的孩子

爱撒谎的野小子

杀人的职业

熊公馆的小师爷

一无所有的盲流

休芸芸的“窄而霉小斋”

老乡见老乡

蜗居在弄堂深处

麻烦的“事儿妈”

癞蛤蟆第十三号

瓦缝中的雨滴

书桌上的小刀

午门楼上

一个叫大头条的地方

双溪的菜园子

孤独的人

在大洋彼岸

最后的还乡

第四辑 土匪骁勇

翘兰花指的刘云亭

秀美柔弱的田三怒

最后一个湘西王

第五辑 山水妩媚

翠翠的边城

夭夭家的橘子园

青黛蓝靛

黄罗寨的月下小景

三三的碾坊

老七的吊脚楼

湘女萧萧

柏子的水码头

箱子岩与青浪滩

宣纸上的凤凰

第六辑 风情奇诡

山顶上的尖刀坑

十岁娘子一岁郎

抢一个姑娘做老婆

梅子溪的深潭



第一辑

神巫神秘

“经过辰州（今沅陵），那地方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

——沈从文

辰州符与辰溪砂

我从怀化过来，进入湘西的第一站便是辰州（今沅陵，下同）。从怀化到辰州并不远，沿辰水汇入沅水再一路往下，便到了常德。据说从前常德的妓女很多，沈从文小说中女人常常这样骂男子：“天晓得他跑哪儿去了？被常德的婊子尿冲到了洞庭湖。”一条条蓝蓝的流水，辰水、沅水、武水、酉水，从湘西大山里流淌出来，在土匪和水手眼里，它就像一条条婊子尿，一直流淌到常德，最后汇集在洞庭湖。从凤凰到常德，无数沿江而立的吊脚楼里，有多少细腰纤纤、盈盈一握的卖笑女子？她们是一些白面长身的苗女，若睡在竹榻上就像温柔的猫——不是温柔的猫，应该是温柔的“锚”，船锚的锚，是“锚”拴住了辰水沅江上那些水手们的篷船与一颗颗狂野之心，让他们在一片温柔乡里安静地停泊下来。

我到辰州的唯一目的是来看鬼，是的，来看鬼，据说此地一入夜鬼气森森神巫遍地。楚人好鬼苗人好巫，湘西是云贵湘接壤的苗乡，深深的大青山里，人鬼神巫同生共死阴阳不隔。沈从文小说中，神巫和人一样，有恨有爱有愁有怨，他的一篇小说更详细地描写了神巫情事，那篇小说名字就叫《神巫之爱》。此行湘西，我的背包中就装着它，是我20岁时购买的第一本沈从文早期小说集，那是一本写神秘湘西的小说：多情的苗女、浪漫的水手、妩媚的山水，还有

湘西三秘：赶尸、放蛊、罡仙。而我来到的辰州，正是湘西三大古秘的发祥地，据说此地青青大山深处，至今仍完整保留着这些古老的秘不示人的民间仪式——我的湘西之旅就从辰州开始。

到达辰州时已是夕阳含山的下午，我特地在离辰州还有很远的一个叫猴子坪的苗乡古镇下车，道理很简单，只有古镇老村才会保留着一些古老的仪式。另一个说服自己的理由，就是在湘西赶尸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符咒便出自辰州，辰州符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于——它是出入于阴阳两界的通行证。没有了它，赶尸人本事再大也失去法力，而死者即便身体腐烂急于奔赴阴曹地府，没有它，也无法通过奈何桥。猴子坪让我怦然心动还在于，沈从文在文章中特地提到过它：“至于辰砂的出处，出产于离辰州还有很远，远在三百里外的凤凰县的苗乡猴子坪。”

“辰州符主要的工具是一碗水，这个有道之士家中神主前便陈列了那么一碗水，据说已经有了三十五年，碗里水减少时就加添那么一点，一切病痛统由这一碗水解决。一个死尸的行动，也得用水迎面的一洒……”据说在子夜时分，这碗水迎面泼洒在死者脸上，赶尸人唱山歌一般发音古怪地吆喝：“起，起，起哦！”尸体便如同睡醒了一般，缓缓起立，然后手脚僵硬地跟随着赶尸人往百里千里外的家乡奔去。当然，那碗水也是有讲究的，它是从南华山沱江河边金钩挂玉泉里接来的，里面投入了辰溪砂——那种只出在辰州的溪里的砂，待水色慢慢变红时，赶尸人就饮下一大口，喷在死者脸上，然后就领着死者一同往家乡赶路。

那是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湘西的夜呈现一种迷人的深蓝，是复写纸那样深暗的蓝，当那种神秘的蓝铺展成头顶上一片夜空时，

你会觉得重重叠叠的大山里，残破阒（qù）寂的古镇上，会仍然存在有赶尸归家的古老风俗。我既惊且喜一惊一喜地寻找那些烟熏火燎的木板旅店下榻，当然，那些神秘的湘西往事没有和我不期而遇。但我在猴子坪也没有白跑一趟，我采集到无数有关赶尸放蛊的湘西民俗，那是沈从文最为熟悉的民间湘西。我还得到两张辰州符咒，就是赶尸人用来化符赶路的符咒，是一个 83 岁的老人给我的，他颤颤抖抖地从一本霉味扑鼻的家谱中翻找出来。接过那张有些残破的白绵纸，湘西的寂寥、蛮荒与神秘，一览无余地展现在我手上。

我复印了辰州符，那神秘的字符带着一种诡异的力量让我在那个阒寂无人的旅店耿耿难眠——也不仅仅是害怕，绝对不是，我只是对习以为常的山川草木有了另一种目光，那是一种灵性的目光，让我在山川草木之外看到人民与牲畜，看到了一辈辈子民，他们像



符咒上的字符神秘莫测



两张辰州符的字符不尽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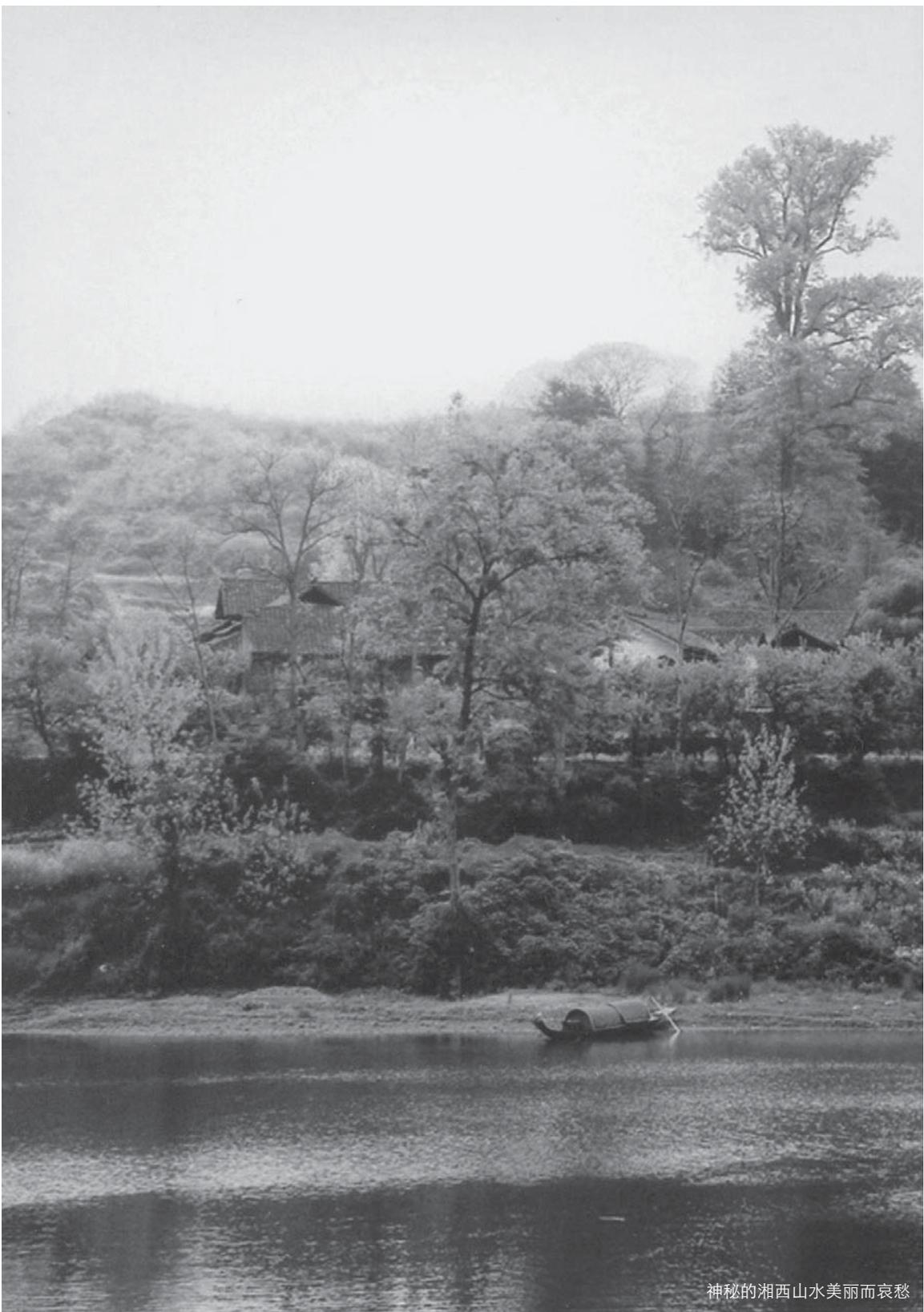
草木、像牲畜一样出生又死亡。所谓民族与血缘、种群与生殖，意义也就在这些民间深处——而此时的窗外，是湘西伸手不见五指的暗夜，还有暗夜上空那蓝得像复写纸一样的天空，一张巨大的白绵纸符咒，像灵旗一样当空飘摇——我突然想到，赶尸、放蛊、罡仙出自农耕的湘西理所当然，甚至沈从文出生在这里也是理所当然。

几天后的重阳节，我溯辰水而上前往沈从文家乡凤凰，在一个又一个临水的古镇，我看到了几场湘西祈福或祭祀仪式——巫就出在这里，这样的仪式自然少不了神与巫。在高潮时分，我看到令人震惊的一幕，一位长发飘飘的年轻男子，举着火把手舞足蹈好久，然后突然拉开他的短裤，将燃烧得噼啪作响的火把直插裆间。众人一片惊呼，他则无动于衷。姑娘们有点不好意思别过脸去。过了五六分钟之久，他抽出火把，短裤安然无损，裆间的家伙应该也完



奇人用秤杆提走一坛稻米

好无损，否则他不会生龙活虎地跳到另一旁，又开始新一轮的狂舞。另有一人则更神奇，将一只空坛提上来，当众装入稻米，念了一番辰州符咒，然后将秤杆插在稻米上，三分钟后他提起秤杆就走，那坛稻米就被他用秤杆拎走，神奇莫测。而另一人据说是赶尸人后裔，他赤足狂舞后用舌舔烧得通红的烙铁，舌尖仍柔嫩如花——辰州符的神奇让我惊叹。在那一刻我相信了流传在湘西数千年的赶尸与罡仙，我相信有一种神秘的力量一直在湘西青青大山间浮荡。



神秘的湘西山水美丽而哀愁

阿普蚩尤的巫术：赶尸

拥有了辰州符与辰溪砂，便可以赶尸——沈从文写道：“经过辰州（今沅陵），那地方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若眼福好，必有机会看到一群死尸在公路上行走，汽车近身时，还知道避让在路旁，完全同活人一样。”当然，这样的眼福我自然不会有，估计即便在湘西大山里从小当兵匪的沈从文也无缘见到，尽管据说在一九六三年，还有人亲眼目睹过赶尸。

猴子坪的苗族老人告诉我，赶尸源自湘西人祖先阿普蚩尤，传说阿普蚩尤当时是部落酋长，带领十多万湘西人一路征战来到陕北黄河边——那是一场恶战，持续有几个月，最终血流成河死伤无数。战争结束后阿普蚩尤望着遍地死难者伤心落泪，不知如何向家乡父老交代。这时他的军师走上来说：“远征以来，我们有多少子弟战死在沙场，如今我们即将南归，受了伤的可以带



传说中的湘西赶尸

回，可那些死去的弟兄我们不能丢下不管。”阿普蚩尤说：“这正是我所难过的事，你看看能不能用点法术，让弟兄们魂归湘西故里。”

军师想了半宿，没有办法。后半夜却在梦中得到一张辰州符咒，醒来他凭记忆记下符咒，然后祷告神灵。阿普蚩尤此时已派人将死难者擦净身体排列在山坡草地上，一身黑袍的军师在这时神秘出现，他焚烧符咒灰泡了一碗水。此时已近四更，月朗星稀，寒霜像碎银一样从天而降。军师含了一口神水，喷洒在战士们的尸体上，然后开口念道：“死难之湘西的弟兄们哪，此处非尔等安身葬命之所，尔今枉死，实堪悲悼，故乡的爹娘依门在望，故乡的么妹临窗在盼，今朝你等无须迟疑，也不必彷徨，此令如军令，赶快起，起，起，起呵，我们一起归家，归家啊，归家……”他话音刚落，那些原本僵死在地的千百具尸体，如得令出操的兵卒一样纷纷起身，在军师符咒的引领下，自动排成长长的一队，一路向南，向着家乡的方向出发……

从此以后，赶尸这一古老风俗就在湘西流传下来，并成为一个收入很高的职业。而“巫”这个字也由此诞生：上一横代表天，下一横代表地，中间一竖就是符节，左右各有一个“人”字，就是指阿普蚩尤和他的军师。也几乎是从此开始，神巫之术开始在湘西大山里风行，像阿普蚩尤这样将客死异乡的子民带回故乡，只能借助于巫术——赶尸。当然，他们称赶尸不说赶尸，说“走脚”——那些客死的兵匪或行商，他的家人也只能借助于巫术——那么幽深的大山，那么遥远的路途，如果雇人去抬，漫漫旅途不知要耗费多少钱财，阿普蚩尤的巫术能很好地解决这个问题，而且不怕腐烂，所以赶尸风俗在湘西风行了数千年。